

## 第五十九章 不許用冷暴力

夏漪打算去找根長竹竿來撈自己的繡花鞋，因為不想被人瞧見，她偷偷摸摸、躲躲閃閃的好不容易才溜回五味齋，找到適合的長竹竿剛回到湖邊，驚愕地看著這燈火通明、氣氛詭譎緊張的湖邊。

發生什麼事情了？

她納悶的走上前去，跟著一群人好奇地看著湖上那群高舉著火把，像是在找什麼，表情緊張焦急萬分的侍衛們。

有人落水了嗎？

瞧他們大夥兒緊張成這個樣子，那她可以請他們順便幫她把鞋子撈起來嗎？

她一手拿著長竹竿，一手點點一旁高舉著燈籠為湖面照明的一名家丁，「發生什麼事情了？」

「王妃落水了，王爺讓懂得泅水的人趕緊下去找人。」這名家丁一邊緊盯著湖面，一邊焦急萬分的說著。

「嘎，王妃落水？！」她何時落水了？

「是的，王……王妃？！」這名家丁不經意的往她這方向看來，頓時愣住了，不敢相信地又拿過燈籠仔細的看清楚她的臉，下巴險些掉下。

「王……妃……」

當他喚出「王妃」兩個字時，所有人的眼睛紛紛往夏漪的方向望去。

「王妃！」眾口同聲驚呼。

夏漪也同樣用很驚疑的目光看著他們。

其中一人驚聲尖問：「王妃，您不是落水了嗎？」

她搖頭，「誰說我落水了？」

「王爺！」

「王爺說我落水？」

「王爺看到王妃您的繡花鞋飄在湖上……」一名家丁指著動靜漸漸平息的湖面。

「我……」我是繡花鞋掉湖裡了……

在夏漪還在詫異東方朔為什麼會說她落水，還想要跟下人解釋時，已經有一陣像捲雲般的黑色狂風直朝她撲來，倏地，一個夾帶著冰霜的超級巨大冷氣團在她面前停住，她都還沒來得及抬眼看清楚，就先感到一陣寒顫從自己腳底竄上腦門，讓她瞬間打了個哆嗦。

她一抬頭，便對上一雙居高臨下的瞪著她、如冰窖般森寒冷冽的黑眸，那迎面撲來的寒氣讓她忍不住向後退了半步。

渾身濕透的東方朔俊臉冷硬緊繃，薄唇緊抵，咬著牙黑眸森寒駭人的緊鎖著一臉茫然的夏漪，扯過她手中的長竹竿往一旁丟去，不由分說的彎身將她打橫抱起，以極快的速度消失在眾人眼前。

即使周遭一片黑暗，夏漪看不清楚他的神情，但還是感覺到他那張冷若冰霜的俊臉上凝滿了風暴。

「你……」

「閉嘴！」東方朔嚴厲低喝一聲，此刻一點也不想同她說話，否則他怕自己會失控的想當場掐死她。

如此駭人嚴厲的嗓音讓夏漪忍不住縮了縮脖子，她從未見過東方朔對她發這麼大的脾氣，以前他頂多像隻狂暴的猛獅對她吼一吼罷了。

他從未用這種態度對待過她，讓她真的是打從心裡生出恐懼，雙手下意識地搓了搓發寒發顫的手臂，大氣不敢吭一聲。

手心不斷傳來懷中小女人驚懼顫抖的動靜，這讓東方朔心頭那把怒火更是燃燒旺盛。

眨眼間他已經抱著她回到搏風樓，再踏入院門的同時，所有隱身在周遭的暗衛如閃電般的迅速消失在黑夜中。

搏風樓的院門很快地也被關上、上門，瞬間偌大的空間裡只冷清的剩下他們兩人。夏漪下意識的又全身竄起一陣寒顫，抱著她的東方朔根本不是她所熟悉的，她想跳下他這像冰窖一樣森寒徹骨的懷抱，可是被他手臂像銅牆鐵壁圈抱著，她根本是動彈不得。

東方朔一腳重重踹開門扉，發出極大的聲響，夏漪僵硬的咬著下唇，那門「砰」的一聲響起時，她就忍不住抖一抖。

東方朔下巴繃緊的怒瞪著懷中的女人，他必須要很克制自己的怒火才不會對著她怒吼。

她愈是顫抖，讓他愈是惱火，他有這麼恐怖嗎？

恐怖到他都可以感覺到懷中的她在怕他！

什麼時候這個天不怕地不怕，會跟他叫囂、會跟他叫板的小女人這般怕他，不過是因為他反對她將宅子賣給金澤勳，動怒了拍了她屁股一下，她便把他歸類成恐怖枕邊人，想要逃離他，現在讓他抱著竟然還會害怕得發抖。

他東方朔在她眼裡就是那種分不清是非黑白，只會以暴力對付自己心愛女子的男人？

不管什麼原因，被她害怕的感覺讓他很不舒服、很不開心，心頭的怒火愈加旺盛。抱著她穿過珠簾，繞到屏風後方，他用力的將她放到床上。

一離開他的箝制，夏漪整個人連忙往床角縮去，這模樣讓他是看了更是惱火，盛滿怒火的黑眸閃過一絲異樣光芒。

冷冽地掃了她那充滿惶恐不安的表情一眼後，他轉身離開。

縮在床角的夏漪見他朝後面的沐浴間走去，那因害怕失速狂跳的小心臟這才稍緩下來，滿是冷汗的手用力的捂著胸口，喘了口大氣。

不一會兒，東方朔便捧著一盆熱水走出來，「坐好！」

就怕他手中那盆熱水會無情的潑向她，惹惱他太危險，夏漪大氣不敢吭一聲的趕緊正襟危坐，一動也不敢動，大氣都不敢喘一下。

東方朔將手上那盆裡頭飄著一些藥材的熱水放到她腳邊，她不解地皺著眉頭看著臉上依舊結著一層寒霜的東方朔。

在她還沒來得及弄清楚他的意圖之時，東方朔突然一把拉過她那髒兮兮的小腳，

浸泡在洗腳水裡。

「啊！」她低呼了聲，震驚的看著他。

「別亂動。」東方朔一手輕輕握著她的腳踝，一手用著布巾擦拭著她腳上的髒汗。東方朔這麼一個心高氣傲的王爺，竟然放下身段幫她端洗腳水，甚至幫她洗腳……

夏漪驚訝得無以復加，她從未想過一向高高在上的他會為她做出這種事，他幫她洗腳的輕柔動作和專注就像是在洗一件珍貴的寶物，十分輕柔，深怕把她傷著。看著他不發一語的俊臉和專注的神情，這男人分明氣得想一把掐死她，卻強壓下自己滿腔的怒氣，且不顧自己一身濕濡在這深夜可能會受寒，幫她準備熱水讓她泡腳祛寒，還細心的為她擦拭掉腳上的髒汗，她心頭瞬間盈滿一陣感動，鼻間微酸。

這份感動讓她決定先服軟，其實想想，是自己太過尖銳敏感，是自己太無理取鬧，東方朔就算有錯，當下都已經向她道歉了，她卻一個勁的使性子，不肯輕易原諒他。

現在又鬧出這麼大的動靜，難怪他會氣得不想同她說話，而且也不能怪東方朔自己想太多誤解了她跳湖，大半夜的一艘船在湖心，湖面上飄著一隻繡花鞋卻不見人影，任誰都會誤會。

她猶豫片刻，抿了抿唇，訥訥的開口道：「我沒有要跳湖，更不是故意跳湖嚇人……我是待淨室裡悶……可是又不想跟你待個屋子，便想出去透透氣，見淨室通氣窗大小剛好，我就從那裡爬出去……會到湖邊去是因為那裡涼……」

「可是，我才剛坐在小船塢上，一隻鞋就掉入水裡，我下到小扁舟上想撈鞋，那鞋子卻愈飄愈遠，我只好爬回小船塢，去找根竹竿來撈鞋子……另一隻繡花鞋也在那時候掉到扁舟上，裙襬也是那時候勾破的，我真的沒有想要嚇任何人……」她解釋時一直忐忑不安、小心地觀察著東方朔的表情，可是他那張臉就像撲克牌老K一樣，毫無波瀾。

「爺……」她扭著手指，輕聲叫喚。

東方朔卻是恍若未聞般，依舊一言不發的只替她洗著腳，甚至連抬頭看她一眼都沒有。

看他這樣不理睬她，夏漪的心都慌了，她真的不是故意要造成他的誤解，可怎麼知道會發生這種陰錯陽差的誤會呢，也讓她現在好像是在推託責任，在為自己故意嚇人而辯解。

東方朔拿過一旁的乾布巾，幫她把腳擦乾，端著洗腳水便往沐浴間走去，連看都不看她，這下更把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她連忙彎身取出床下的夾腳木屐套上，尾隨著他要進入沐浴間，可是卻發現沐浴間的門扉被門上了。

他從來沒有這樣子過，只要有她在的地方，他門從不上門的，任由她自由進出。她從未覺得這有什麼，可當她這會兒門推不開，她頓時有一種被人拒之千里之外、被人拋棄的感覺……

心情很不好，好悶，好想哭，當時她待在淨室不想理他，把他鎖在門外時，他也是這種感受吧……

現世報來得真快，才不到一個時辰的時間，就輪到她嚐這苦果了。

她敲了敲門，低聲喊道：「爺，你開門，我們好好談談好嗎？」

可回應她的是嘩啦啦的水聲……

片刻後，她依舊得不到回應，洩氣的將額頭抵在門上輕撞了幾下，可是裡頭除了水聲，其他無一點聲響。

她垂下肩，沮喪的往房間走回去，現在她算是能夠了解東方朔當時的心情了，好難過，她怎麼會用這種冷暴力對待自己愛的人，現在自食惡果了，嗚嗚嗚，好想哭……

仰頭靠躺在浴池邊的東方朔聽著門外逐漸遠去的木屐聲響，睜開眼冷然地看著天花板上的圖紋雕刻。

他們兩人即使以前發生讓他惱火得想一掌拍死她的爭執，也未曾像今天這般讓他感到無力挫敗，到後來甚至不想面對她，他們是怎麼了？

不過是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小事，竟然演變成夫妻兩人冷戰，他也百思不解，更不解自己為何會這般失去理智。

他又怎麼會不知道，她說的都是真的，她並沒有要跳湖尋短的意思，從他怒氣沖沖從湖底上來，看到她手中的竹竿跟一雙髒汙的小腳，他就知道自己想岔了，這小女人只是鞋子不小心掉到湖裡，不是他以為的想不開。

他不說話、他生氣，氣的都是自己，氣自己竟然會失去判斷力、失去理智，今天幸好是在王府，沒釀成大禍，可若是在戰場中呢？恐怕已出了大事，造成無法挽回的悲劇。

東方朔整個人煩躁的沉進水底，直到快無法呼吸了才浮上水面，雙手將垂落額前的濕髮撩至後腦，抹去臉上的水漬。

起身跨步離開浴池，拿起一條放在架子上的乾布巾，將身上的水漬及一頭濕髮隨意略微擦乾，套上底褲便離開沐浴間。

踏進房裡，燈已熄滅了幾盞，他瞄了眼放下的床幔，看來夏漪先睡了。

這樣也好，自己胸口那股跟自己過不去的氣仍然無法消弭，要是繼續面對她，他擔心自己會在無意間傷了她。

他站到窗邊，推開窗子，任由月光灑進一室的銀白，負著手沉靜地望著外頭被薄雲時遮時露的月亮，和不斷閃耀著銀色光芒的星子。

夜風吹拂著將他的髮吹乾，也將盤旋在他胸口的煩躁與懊惱一絲一絲的吹走。

在床榻上翻來覆去睡不著的夏漪，等了半天竟沒等到東方朔上床，怎麼，難道他真的要待在沐浴間裡一整晚？

她坐起身，氣呼呼的掀開薄絲被，打算找把榔頭還是燭台之類去撬開沐浴間的門，大聲問他東方朔究竟想怎麼樣？有什麼對她不高興的事情就說出來，不要這

樣跟她冷暴力，如果不願意說、見到她也煩，那乾脆一點，給她一封休書，她絕對會走得瀟灑，不帶走他東方朔的一分一毫。

可是，當她掀開床幔下床，看到的便是站在窗邊、仰頸遙望著夜空的東方朔，她心頓時就軟了，什麼氣也沒了。

他冷硬的神情已褪去，在月光照映下的俊容顯得那般心事重重，她從未見過他這般凝重的表情。

政事上，他從不讓自己的神情洩露內心真實想法，整個人就像冰雕般不近人情。唯有與她在一起時，他才會卸下所有冰冷偽裝，而他們倆在一起時，他不曾露出過這般懊惱的神情，究竟是什麼事情如此困擾著他？

想想對於外頭的事，他一向是遊刃有餘的，看來會讓她如此困擾的原因只有一個了，那就是她！

夏漪心疼的望著那被月光拖曳得長長的、顯得十分寂寥的身影，深吸口氣，決定再試一次，誠心誠意的跟他道歉，畢竟夫妻之間相處，總不能老是針尖對麥芒的，得要有人先退讓一步。

以往總是東方朔做那個先退一步的人，這回換她了，就算碰得一鼻子灰，她也認了。

她輕手輕腳的像貓咪一樣，躡手躡腳的朝東方朔走去。

其實當床榻裡傳來翻身聲響時，東方朔便知道夏漪同他一樣，因為這場不愉快而無法入睡。

心情的紊亂煩躁，讓他也不想開口詢問她，為何這麼晚了還不休息，隨她像個蹩腳的偷襲者，偷偷來到他身後。

夏漪見他一動也不動的，也沒有注意到她，瞄了眼兩人間的距離，撩高裙襬助跑。後背傳來一陣巨大撞擊力，他的脖子被一道猛勁往後一勾一勒，讓他差點岔氣。隨即他感覺到有一雙腿毫無章法的用力使勁，意圖盤上他的腰身。

一番折騰後，某個女人終於如願的攀掛在他身上，一雙勾在他腰上的美腿毫無形象的展露在他眼前，他額頭不禁冒出黑線，正想吼她叫她下去，身後便傳來她示弱的軟綿聲音——

「爺，不要生我的氣了好嗎？人家知道錯了，你要打我罵我都好，就是不要不理我好不好？」

東方朔依舊冷著臉不理她。

「你真的打算不理我了嗎？」她勾著他的脖子，雙手用力晃著。

東方朔眉尾劇烈抽了兩下，這女人是把他當樹幹還是把她自己當猴子，這樣晃！

「爺，你不開心我也會不開心的，我都說了我沒有要跳湖，為什麼你就是不相信我？」她想了半天，也就只有這事會讓他對她的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。

但他依然像是雕像一般一動不動，這讓夏漪都不知怎麼接話下去。

「你不相信我是吧，那你也別再管我了。」

她這話一說完，本來勾在他身上盤得緊緊的雙手雙腳一鬆，整個人往後倒去——在她就要撞到地面的瞬間，東方朔轉身一攙，將她護在胸前，自己成為她的墊背，

倒在地上。

夏漪還沒回神，耳邊已經傳來東方朔氣急敗壞的暴怒聲——

「妳這笨蛋是想摔死自己嗎？」她一個晚上究竟要嚇他幾次才會開心？現在再被她這麼一嚇，都感到心臟隱隱發疼。「妳腦袋裡究竟在想什麼，妳不知道這樣會摔傷？」

「反正你都不打算理我，我摔傷也不關你的事，我是死是活更不關你的事情，你要是給我休書，我也會接受。」她一副生無可戀的說著會讓他更是氣得吐血的話。

「閉嘴！」東方朔暴躁的一聲怒喝。「愈說愈過分，妳一輩子都別想打休書的歪腦筋！」

「當時我們就說過了，兩人之間沒感覺了不愉快了，有一方想鬆手時必須給對方自由，既然你對我無心了，休書就給得爽快些……」

「妳是想氣死我不成？！」

「氣死了正好，那我們就可以成為一對同穴的鴛鴦，你想想這畫面多美，要不然我自己一個人躺在墓穴裡孤零零的，沒人陪那多可憐。」她食指輕輕的在他激烈起伏的胸口上畫圈。

「妳究竟在胡扯什麼？」一下子休書一下子同穴的，她腦子裡究竟在想什麼，怎麼什麼該說不該說的她全都可以無所謂地說出口。

「我是跟你說真的。」夏漪挺起上身，用力拽著他的衣襟，表情嚴肅地瞪著他，「反正既然你認為我是那種為了一點小事就會去自殺的女人，那我這次就真的如你所願，相信這一次我要是真的去跳湖，絕對不會有人會去救我，那你氣死了給我陪葬，不是正好。」

「妳！」東方朔覺得自己頭頂要冒出煙來了，「混蛋，誰准妳去跳湖，誰讓妳有那種想法！」

「你！」她冷眼看他。

東方朔氣到不知說什麼好了。

「我在這裡一個親人都沒有，你又不理我，我就真的不知該怎麼辦了……我本以為你要是不要我了，我可以瀟灑地回興河鎮去過自己的生活，可是你今天不理我、不跟我說話，我心裡好難過……」她語氣裡滿是委屈。「我這才發覺沒有你，我根本活不了，一個人也不會快樂……你是我繼續留在這裡的理由跟牽掛，既然你不要我，那麼這裡就沒有值得我留戀的地方，與其這樣，不如我回到以前的世界，那裡才是我熟悉的……」

「混蛋，誰准妳有這種想法！」東方朔氣急敗壞地打斷她。

「你啊，一直臉冷冰冰的，跟你解釋你也不相信，我想你大概覺得我煩了厭了，要一個這種一天到晚跟自己唱反調的老婆，真心太累了，換一個也許會好一點……」她說得可憐兮兮的。

「為夫不想理妳，是為夫在生自己的氣，我擔心自己一旦開口會將怒氣發洩在妳身上，這才不說話。」東方朔嘆口氣後解釋道。

該死的，自己怎麼會讓漪漪產生這種他不要她的念頭，他真想一掌轟死自己算

了！

她回興河鎮，或是到哪裡都好，只要在東凌國土地上，不管她跑到哪裡，他一定找得著她，可一旦她回到她的世界，她讓自己去哪裡找她？

「可是你這樣會讓我誤以為你不要我了。」夏漪順勢掉下兩顆晶瑩眼淚。

淚珠滴落胸膛的濕熱，頓時將東方朔的心擰成一團，他雙臂用力圈住她，心疼吻著她的髮。

「笨蛋，就算給為夫全世界換妳一人，為夫也絕對不會同意的，又怎麼可能不要妳？」他又嘆了口氣，緩和心緒。

「那我們說好，以後都不可以不理對方，再怎麼生氣都不准，就算吵架吵翻天也不許冷暴力，這樣會把對方愈推愈遠的，可以嗎？」她帶著濃濃的鼻音，和他約定。

「好。」

本想一人好好消除這股對自己的憤怒情緒，沒想到竟然會讓漪漪誤解，而懷中這惹他氣得牙癢癢的小女人跟東凌的其他女人真的很不一樣，他不開心會來跟他談開，而不是逆來順受，百般隱忍。

她是如此鮮明的存在。

他無法想像已經習慣她在身邊，逗他開心逗他笑的她，一旦離他而去，他的世界將會變得如何？

「我們以後不要再因為別人的事情吵架好嗎？」她抽抽鼻子又道。

「好！」他一口答應。

## 第六十章 東瀛主公的報恩

夫妻倆回到床上躺下，一時卻無睡意。

想來也是可笑，自己真是幼稚無理的可以，兩人吵架原因最主要的導火線，竟然是自己從未放在眼裡的金澤勳，對這金澤勳有任何不滿，他只需暗中處理即可，又何必惹得漪漪不開心？

「我不希望你什麼事情都自己扛在肩上，我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分擔。」

「這點為夫不能同意，別說為夫這王爺身分，必須一肩扛起很多尋常人無法扛起的責任，身為妳的男人，讓妳開開心心毫無煩惱的生活在為夫羽翼底下，是我該做的事。」東方朔一邊撫著她的髮，一邊告知她大男人的堅持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為夫知道妳擔心我，但為夫可以告訴妳，妳選的丈夫比妳想像中的還要強，妳什麼事都無須替為夫擔心，只要開心地過日子便成。」

「我們是夫妻，本來就應該一起承擔所有的事。」她皺著眉，不認同他的話。

「妳放心，以後為夫很多事情妳也不能置身事外。」東方朔食指戳了戳她的額頭笑道。「為夫還想借用妳身上的一樣東西。」

「借用我身上東西？」她不解。「我有什麼東西可以借用的？」她撐起上半身，往自己身子上望。「美色？」

「漪漪！」東方朔眼尾抽了抽，磨牙沒好氣的提醒她，「妳認為一個男人借用一

個女人的美色能做什麼？」

「哈哈！」她恍然地拍了下他。「誰讓你不一口氣說完，害我誤解，你還敢吼我。」

「為夫說的不讓妳分擔的事情是有形的，例如像軍餉這一方面的事情，為夫自己能夠籌措調度，這些無須妳為為夫煩惱，但要用到頭腦時，為夫還是希望可以借用妳充滿奇特主意的腦子，可以嗎？」

她開心地用力點頭。「嗯，好啊、好啊，要是我的笨腦袋裡想出來的點子可以幫上忙，當然是沒有問題。」

「誰說妳笨了，妳這顆鬼靈精怪的腦子要是稱為笨，那世上就沒有聰明的女人了。」他寵溺的道。

看著東方朔臉上那抹陰霾逐漸消失，知道他是真的氣消了，夏漪的心情也逐漸放鬆下來。

她的臉頰摩挲著他的胸膛，對他老實道：「爺，其實我讓莫易到客棧為金澤勳療傷即可，讓金澤勳在咱們東凌置產有可能會惹出什麼風波這後果，在我賣給他之前也想到了，可是卻還是想把宅子賣給金澤勳，這是有我的私心……」

「私心？」

「你別誤會，我對他沒有任何心思，我只是在防患未然而已。」她心虛的說著。

「為了這份私心，所以我在盤算了一番以後更決定要這麼做。」

「防患未然？」東方朔深邃的眼眸倏地眯起，帶著疑惑不解的眸光瞅著她。「為夫不會生氣，妳把妳心底的真正想法說出來。」

「賣給金澤勳的宅子離我們王府很遠，距離宮裡也遠，這金銘國的公主和親隊伍，也已經快到京城了，金澤勳就算是在東凌國沒有置產，他那個妹妹屆時到東凌來和親不是一樣要置產，要是他妹妹不願意接受皇帝的賜婚，打算自己選夫婿，而且看上你了呢？」

「放眼整個東凌皇族，最優秀的男人除了皇帝就是你，沒有一個女人不愛的，我不能不事先預防，你可以說我杞人憂天，但我就是不安，必須先預作準備。」

東方朔很想說她想太多了，怎麼可能會有這事情發生，但回頭再一想，夏漪會這麼想也不無道理。

「所以要是真的發生這種事，我們就能以她兄長早已在東凌國為她置產，拒絕她的要求。」

「漪漪，妳是不是在擔心什麼？」

「是啊，我擔心我老公被她相中了，到時會逼得我老公進退兩難，要是她以培養感情為由住進王府來，或是想跟我成為好姊妹，你說，我是答應還是不答應好？答應我自己暗自傷心，白白生悶氣，不答應又讓你這王爺為了兩國邦交為難。」她表情嚴肅的說著。

聽完她的話，東方朔只有一個結論——看來她的不安來自於他。

他吁了口長氣。「漪漪，為夫再次對妳說一次，這輩子我只會有妳一個女人，他國公主要和親是她的事情，與本王無關，本王的後宅很擠，只容納得下妳一個誨王妃，知道嗎？」



「嗯，知道。」聽他這麼說，夏漪笑著點了點頭。「你也別認為我草木皆兵啊，誰讓我老公這麼優秀這麼帥呢，我不能不防，你說對吧？」她不忘狗腿的奉承他一下。

「什麼時候學會拍馬屁了？」不得不承認她的馬屁永遠是拍得那般恰到好處，讓他心頭殘存的怒火都消失得灰飛煙滅了。

「我哪有拍馬屁，我老公本來就是全東凌最優秀的男人，我才捨不得把他讓給別的女人。」她淘氣的說，圈著他的小手順便在他身上遊走，摸一把男神的豆腐。東方朔眉頭微蹙，低頭看著在自己身上作亂的那兩隻小手，所到之處很銷魂，只是他期待著她繼續之時，她卻猛然收手。

他抓住她的小手，讓她繼續在他身上使壞。「繼續。」

「不要。」

他不悅的擰起眉頭。

「我有別的方式。」她雙手搭在他肩膀上，從他身上往上爬。

她又在做什麼？讓她繼續不願意，情慾已被她撩撥而起，現在竟然這樣在他身上磨蹭，這樣很容易擦槍走火的，難道她不知道？

「爺。」夏漪慎重的捧住他勾人心魄的俊逸臉龐。東方朔不解看著她，為何突然這般鄭重地喚著他？

「你知道我想做什麼嗎？」

「爺這不是正等著妳動作嗎？」

「那你看好了，我要輕薄你的美色！」

就在東方朔還在納悶她要如何輕薄的同時，她已低下頭輕柔的細吻著他性感的薄唇，只有她知道，他的唇舌有多麼的火熱。

以往都是他霸道的霸佔她的紅唇，今天換她反攻一番。

東方朔眼底綻放出一抹異樣驚喜的光芒，這讓他又氣又愛的丫頭，就是這麼調皮，總是把他氣得七竅生煙，才又主動獻地賠款的來求和。

「盡量輕薄，請。」他含笑道，一手扣著她的後腦杓，一手摟著她纖細的腰身，熱情地回應著她。

「你是受害者，怎麼可以自己主動？」她眯眸警告他。

「那妳就強勢點，這麼輕柔，一點都不像女流氓。」他橫她一眼，「不知怎麼當流氓的話，爺就自己來。」

「誰說不會。」她不甘示弱的探出小粉舌與他火燙的舌交纏，勾引挑逗得他火燙的回應。

東方朔熾熱的情慾很快被挑起了，她絲絲纏綿的勾引已經滿足不了他的飢渴。他想要更多，火燙的唇舌追逐著她，回應著她的挑逗，可他只要一霸氣向前，她便淘氣的閃躲，兩人就這樣你追我逃、你向前我退後的玩著追逐的纏綿遊戲。片刻，夏漪氣息不穩的退開，魅惑的輕咬著他柔軟的下唇，氣息嬌媚的在他耳邊輕聲問道：「爺的美色被人看上，被人強取豪奪的感覺如何？」

「這哪裡是強取豪奪，分明是娃兒在玩扮家家酒的遊戲，老鷹捉小雞我追你逃，

一點滿足感全無。」

東方朔不滿的挑眉，這叫搶劫嗎？一點讓他感到被這小女人搶了的感覺都沒有，慾求不滿的需求反而還愈來愈強烈。

「沒感覺？！吃這麼重口味做什麼？」她擰起秀眉抱怨。

「本王習慣了每天大魚大肉的豪華饗宴，雖不介意偶爾吃吃清粥小菜，但也得有味道。」東方朔喉頭滾著笑的一語雙關暗示著她。

「愈簡單的味道愈是測試得出這廚師的功力，你不知道嗎？我的王爺。」她捧著他的臉，低頭細吮著他的唇畔。「而我煮出來的佳餚，雖然不能與那些加滿調味料的菜色相比，但絕對值得你再三回味。」

她回應他的同時，很壞心眼的抬起腿磨蹭著他的大腿內側，雖是隔著衣物，但那若有似無的觸感，卻是讓人忍不住的打了個激靈。

「妳確定會讓為夫回味再三？」他雙掌扣住她那不盈一握的纖腰，邪氣反問。

他眯眸看著嘴角隱隱勾著心機微笑的夏漪，又睨向在他腿間作亂的那雙誘人美腿，這該死小女人，現在會跟他玩這招了。

卻不得不在心底暗忖：果然真如她所說，這感受更令他心癢難耐，這若有似無的勾引不僅有效，還是該死的美好。

就像是火摺子一樣瞬間點燃了他身上的所有慾望引線，在身體裡奔竄，引爆所有火花。

「這不是得到效果了嗎？」夏漪美眸含媚帶嗔的斜睨了他一眼，緊貼著他令人難以忽視的熱源。

「這遊戲好玩嗎？」東方朔黑眸中綻出一抹危險的幽光反問。

「還不錯，這樣逗著爺，感覺滿新鮮的。」她捧著他的臉又細琢了下他的唇。

「妳還玩嗎？」

「時間不早，你明天要早朝，早點睡吧。」她搖頭打了下哈欠。「折騰了一晚也很累了。」

「妳的遊戲時間結束，現在換為夫了。」東方朔睨她一眼，摟著她的腰身一翻，將她壓覆在身下。

「啊……」她的驚呼沒入覆上她的火燙唇畔之間。

下半場另一波更讓人臉紅心跳的遊戲，在她的驚呼聲中展開……

書房裡，東方朔斜倚著身軀，一邊用杯蓋撥著茶盞，一邊提醒正吃著點心的莫易。

「最少一個月時間，慢慢治療金澤動，讓他多受點苦，你要是不到一個月就讓金澤動生龍活虎，本王會讓你代替他躺在床上一個月。」

莫易勾著嘴角調侃道：「難怪外頭的人都傳言，寧願惹惱閻羅王也不要惹火淨王，否則不是不知道怎麼死的，而是讓你生不如死！」這金澤動就是典型的冤大頭啊！

「嗤，偏有人不信邪，本王就讓他嚐嚐撞邪遇鬼的滋味！」東方朔冷嗤了聲。「言

歸正傳，那個金澤勳你打算怎麼醫治，別把本王當傻子，銀花火蟒是不可能醫治得好金澤勳的內傷，那是漪漪想出來訛詐金澤勳的伎倆。」

莫易不疾不徐的放下手中茶盞，扯出一抹欠揍的微笑，「那就得看崢王您願不願意交出解藥了……」

那金澤勳的內傷分明就是崢王的傑作，只要他肯給解藥，休養半個月就好，哪裡還需要他這個大神醫啊！

這時，書房外傳來一陣急促有節奏的敲門聲響。

「要本王的解藥不難，看你怎麼配合。」

「王爺，您是今天才認識我的嗎？自然是照辦。」

「記住本王說的，最好時時刻刻記在心上。」東方朔取出腰間一只瓷瓶丟給莫易，對外喊了聲。「進來。」

「放心，看在我與王爺多年好友的分上，我絕對會將王爺的話記心上，同時為你出口惡氣。」

一名東方朔派去暗中監視玉姬子與白初雪的手下進入，雙手抱拳行禮。「雲科見過主子。」

「雲科，說吧，有什麼動靜？」東方朔瞄了眼這個身形瘦小的手下，整個暗衛營就數他的縮骨功最好，任何小窗小洞他都能輕鬆潛入。

「玉姬子已經動手了，白初雪任務完成。」雲科回稟道。

東方朔點點頭，暗嘆口氣。他對白初雪並沒有任何情感，但聽到她為了替她自己復仇、為了幫他完成計謀，心甘情願成為東方籟的藥人，這點讓他心裡有說不出的沉重。

但他不後悔對白初雪提出這樣要求，不犧牲她一人，整個東凌未來就有無數人會犧牲。

東方朔嚥下心底的那份澀然。「白初雪最後可曾交代什麼遺言嗎？」

「她只對著窗外喊了一聲，她等著看玉姬子的報應。」

「她的屍體呢？」

「雲冰領著幾名兄弟在暗處守著，等著對方將她屍首拋出來後再帶回來。」

「交代下去，該置辦的物事不必省。」白初雪生前夠苦的了，人生最後一程就讓她風風光光的走好了。

本該是被雙親捧在手中疼愛、人人羨慕的相府千金，卻遇上了喪心病狂的玉姬子，從此改變她的命運，毀了她的一生。

如果她是在相府裡平安長大，即使不嫁給他為側妃，嫁給他人相信也能得到夫婿的百般疼愛，幸福過完這一輩子吧！

如今說起來，除了無奈還是無奈。

夏漪睜大著眼睛，不可思議地看著一向寂靜的太常寺外那車水馬龍的場景。

這是怎麼回事？這太常寺平日不是不許任何人隨意靠近，怎麼今晚燈火通明，熱

鬧非凡？

自馬車裡頭下來的達官貴人們個個盛妝打扮，像是要前去參加什麼盛宴似的。夏漪詫異地指著外頭，問：「爺，今晚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金銘國的和親隊伍已經到了嵩陽縣，約莫再半個月時間就會到達，今日是讓各個王公大臣先來欣賞舞姬們這一段時間排練的舞曲，看他們的反應如何。」東方朔手中描金摺扇撩開馬車窗上的簾子，向她解釋道。

身穿一襲耀眼銀白色絲緞錦袍的東方朔，率先步下馬車，他微側著身體看向車門，抬起手心向上，沒一會兒一隻柔嫩的小手放到他手心上，他的黑瞳裡瞬間染上一抹笑意。

「我們進去吧。」

崢王夫妻才剛踏進太常寺的門檻，太樂署令趙世廷便匆匆趕了過來，親自領著他們進入八寶塔，這八寶塔是舞姬們平日用來預演的場所，向來是不對外開放的。但今日特殊，早在半個月前皇帝便已經下旨，今日在太常寺設宴。

至於今日設宴要宴請何方神聖，眾人並不清楚，受邀的人皆是一頭霧水的前來參加。

東方朔與夏漪坐在位於二樓視野最好的位子，一旁桌上是一向愛湊熱鬧的荷瑞與皇甫少風，另一張桌子則坐著一名中年男子。

這名中年男子五官小鼻子小眼睛的，但看起來卻很有威嚴，身形消瘦卻有著不怒而威的氣勢，長相並不像是東凌人士，莫非今晚所要招待的貴客便是這一位？

就在夏漪觀察著那位中年男子之時，久違的三皇叔南武王東方夙也來了，所坐的位子便是與那位中年男子的位子相望。

只見東方夙正要撩袍坐下時，看清楚對面所坐的人時，面上瞬間閃過一抹驚詫，兩眼瞪得老大，不敢相信地看著對方。

而這名中年男子銳利的眼神往東方夙冷冷一掃，拿起酒杯朝他致意，只是嘴角卻充滿嘲諷。

夏漪好奇的眸光朝東方夙掃去，他神色火速恢復正常，也執起酒杯回敬。

她歪著頭看著東方朔，小聲問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東方朔依舊故作神祕的摸摸她的粉頰，「看戲。」

這句看戲才一說完，四周燈光突然暗下，只有幾盞隱藏在角落的燈火微微發亮。忽地，一長排金色碟子上放著的小燭燈也不知怎麼被點燃的，同時亮起，蠟燭的光輝與碟子的閃光互相輝映，讓舞台上顯得金光閃閃。

一記震耳欲聾的鑼聲響起，緊接著是震撼人心的擊鼓聲，而後一群打扮得金光閃閃，頭戴金色高冠，手上有金色尖細長指套、金色紅寶手環，一身華麗的金色服飾，就像是敦煌壁畫上的飛天仙女的舞姬們，小碎步快速站立在舞台中，氣勢宏偉而壯觀。

一記沉穩但能撼動心魂的鼓聲響起，所有舞姬們動作整齊劃一的變化，隨著鼓聲不斷的以手做出垂、揚、俯、背、向、轉、側等姿勢，數十名舞姬的動作就像是幻化成了一人，成了千手觀音。

壯觀的場面搭配著千姿百態優美的舞姿與華麗的服飾，和不同以往的異國妝扮，引起了在場所有賓客的驚呼與讚嘆，更是博得如雷的掌聲。

夏漪捂著唇，不敢相信地看著这一幕幕精彩的表演，更不忘激動的拍手鼓掌。

卻在這時候，一記淒厲尖叫聲傳來，「啊！」

幾名穿著黑色夜行衣，腳踩草履的黑衣人衝進來，其中一個口裡說的不是東凌的話，這些黑衣人舉著閃爍狼戾銀光的利刃，往東方朔與那名中年男子毫不留情直劈而去——

東方朔一個反手，一記冷冽掌風襲去，那幾名黑衣男子瞬間被震開，整個人墜落到一樓，還壓到了一些官員和家眷。

「啊！」

尖叫聲再次此起彼落的迴盪在整個八寶塔內，也許是惱羞成怒的關係，這些摔到一樓的黑衣人一躍而起，手中利刃一橫，距離較近的官員家眷紛紛被一刀割喉，當場斃命。

舞姬們見到這情況，嚇得紛紛往後台逃跑，深怕死於非命，卻也有幾個舞姬跑得慢，淒慘的成了刀下亡魂。

一道閃光筆直地朝著夏漪破空而來，她驚恐地發出尖叫，「啊！」

東方朔眼中閃過一記冷冽寒光，如騰空銀蟒的銀鞭狠厲掃了過去，捲住那把還差兩寸便刺入夏漪心臟的利刃，一抽，那利刃連同黑衣人瞬間在半空中四分五裂。一批一批的黑衣人不知從何處而來，東方朔一把將夏漪拉進懷裡，護著她不讓她有受傷的機會。

一片混亂之際，侍衛們衝了進來，護衛著亂了套四處逃竄尖叫的王公大臣及其家眷們，一邊與這些黑衣人廝殺打鬥。

「王爺，王妃，讓你們受驚了，屬下來遲了。」雲鷹領著手下衝進來，很快便將東方朔與夏漪團團包圍住，保護得滴水不漏。

「你們幾個先保護東瀛主公及皇甫夫妻安全離去。」

「主子，屬下不能離開你身邊！」雲鷹拒絕。

「雲鷹，這是命令，東瀛主公的安危比本王的性命更為重要，不許耽擱，本王會保護自己，火速帶著東瀛主公退到安全之處！」東方朔嚴厲怒喝。

「屬下遵命。」雲鷹萬般不願的抱拳領命。「東瀛主公，請往這邊，快！」

東瀛主公便跟著雲鷹等人匆匆離去。

東方朔冷冷看著血跡斑斑的現場，轉頭瞄了眼氣得不輕的東方夙，吩咐道：「本王沒事，派人過去看看三皇叔，確定他是否無恙。」

夏漪仰頭看向東方朔，發現他嘴角隱含一絲冷笑，這……難道今晚這一場刺殺是他一手安排的？

「主子，障礙已清除，請您趕緊先行離去，遲了屬下擔心有危險。」又一名屬下匆匆來道。

「傳令下去，撤！」東方朔看向心愛的小女人，「漪漪，我們先離開。」說著一把將夏漪抱起，大步流星的往樓下走去。

在屬下的保護下，夏漪被東方朔一路抱上馬車，而八寶塔裡依舊有不少的淒厲哀號聲竄出。

「爺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一進入馬車，夏漪驚魂未定地問著，「這是你一手策劃的嗎？」

東方朔將她抱在懷中，點了點頭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東方籲已經服用了用白初雪的心臟為藥引的湯藥，不出三個月，東凌必亂，在這之前必須再剷除一波三皇叔在朝中的勢力，如若不然，這場仗我們將一敗塗地！」東方朔沒打算瞞她。「今天死的這些朝臣權貴，全是三皇叔的人。」

「之前不是才剷除一波南武王的勢力，現在竟然還有？他的勢力究竟有多龐大啊！」夏漪不敢相信的低呼。

「因此我才會藉著招待東瀛主公，安排殺手假借刺殺東瀛主公，實則除掉三皇叔在京城裡的勢力及心腹。」東方朔面色凝重地道：「當初為了救他與西疆主君，可是費了一番精力，甚至耗損了兩營的弟兄，才平安順利將他們救回。東瀛主公為了報答我方的救命之恩，因此與本王一起謀劃此事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夏漪恍然大悟，難怪東方夙見到東瀛主公時會臉色大變。她突然想起一事，趕緊提出疑惑，「不過不對啊，那些黑衣人應該也是東瀛人，既然是東瀛主公的手下，為什麼還要演戲暗殺自己效忠的君主？」

「漪漪有所不知，現在東瀛也與東凌一樣陷入紛亂之中，東瀛主公這次會被人擄到東凌來便是另一派人馬所為，而那一派人馬與三皇叔有著不錯的交情與互動。」這下她明白了，就是要製造那群人是東方夙那一方人馬的假象。

「這南武王是罪魁禍首，直接殺了他不就成了，幹麼還要這麼麻煩？」夏漪雙肘抵著大腿，手撐著鼓鼓的圓臉抱怨。

「政治豈是妳那麼容易懂的。」東方朔笑著搖頭，食指戳了戳她的頭，一把將她抱進懷裡。「懂了就輕鬆了。」

「那你說說，你為什麼不一刀給南武王痛快？」

「三皇叔一死，東凌必定大亂。」

「他不死也亂啊！」

「就說妳不懂。」他寵溺的嘲笑她道。

她食指用力點著他胸膛。「那你說個能讓我聽得懂的理由啊！」

東方朔沉凝的望著馬車窗外一眼，盡量淺顯易懂的道：「三皇叔一死就不是內亂了，而是國家分裂，這樣妳懂嗎？」

他不說還好，這一說夏漪更是一頭霧水。

「三皇叔手中的兵權，以及邊關幾位大將軍都是他多年好友，自從皇兄登基以來，他們便視皇兄的旨意為無物，從不聽朝中命令行事，反而聽從三皇叔的指令，處處與朝廷作對。」

「他們雖然聽令三皇叔，卻也野心勃勃的覬覦著東凌朝廷，他們是在等待一個時機，看這對叔姪何時起紛爭，一旦三皇叔失敗，他們便割地自立為王。」

「因此在想辦法取得這幾名大將的虎符前，得讓三皇叔活得好好的，這樣他們才無法作亂。」

「沒想到南武王的存在還有制衡的作用。」她總算有些明白了。「那麼現在你打算怎麼做？」

東方朔手伸出窗外，做了個「走」的手勢，一得到指令，馬車便在青石道上奔馳起來。

「知道的愈多死得愈快，漪漪不知道這個道理嗎？」

她嘴噘起，啞了聲，「當我沒問。」

第六十一章 學好了，給爺寫情書

「妳說什麼？」

東方朔的咆哮聲瞬間差點震破屋頂。

「我說金澤勳要我給他做飯一個月，對這件事情你有什麼看法或是意見？」

「不准！」東方朔嚴厲反對。

「莫易說了，他的內傷比他那天把脈時以為的還要嚴重，現在幾乎是無法進食，如果沒有配合食補也是藥石罔效，今日我讓小香給莫易送了盅給他的雞湯，正巧被金澤勳看到，莫易不好意思獨食，便給了金澤勳一碗，結果金澤勳胃口大開，把整盅雞湯都喝了。」夏漪無奈道。

「所以他便要求莫易，讓幫他燉這雞湯的人為他準備膳食？」東方朔很自然的能猜出後半段。

夏漪點頭。

看到夏漪那無奈的表情，東方朔眼尾一抽，漪漪廚藝好這是眾所皆知的，連宮裡的太后、皇后甚至皇兄，也是時常讓太監上埕王府來傳口諭，讓漪漪做個什麼小點送進宮。

那是自家人就算了，這金澤勳算個什麼東西，竟想讓漪漪為他備膳！

「本王連頓飯都捨不得讓妳煮了，他倒好，連續吃上一個月，讓他作夢去吧！」

東方朔磨著牙，一臉怒相。

「說來說去這事情得怪你吧，你自己說你做了什麼好事？」夏漪坐到他懷中，雙手圈著他的脖子問道。

「本王能做什麼事，休想把髒水往本王身上潑。」東方朔哼道。

「莫易方才同我說了，你和他狼狽為奸，假借治病之名，故意讓金澤勳多痛苦些時候。」

東方朔瞥她一眼，不認為自己有錯。「那是他應得的教訓，敢覬覦本王的王妃，本王沒讓他躺著拖回金銘國他就該偷笑了。」

每次一想到有人時時刻刻覬覦著妻子的美色，他就渾身不舒爽，惱火得很。

夏漪抓了一綹的長髮搔著他的鼻翼，逼問道：「說，你對這金澤勳做了什麼，否則他內傷的解藥為何要找你拿？」

「本王能做什麼，不過是賞了他一掌，為夫所練的心法最上乘的冰封掌！」東方朔一臉不屑的說著。

「你說什麼，用最上層的內功對付他？」夏漪睜大眼睛驚呼。她簡直難以相信，這東方朔一向不會輕易使用最上層的內功對付敵人，即使面對強大的敵手，他也是甩出他那條霹靂無敵帥，像奔騰蛟龍一樣的銀鞭對付敵人而已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上回在一品軒遇到的刺客便是他派去的，目的除了妳之外，還是為了噁心本王，想噁心本王就算了，居然讓妳身陷危險，妳說為夫能夠隨便饒過他嗎？」東方朔原本還漾著春風笑意的俊美臉龐瞬間浮上一層冷冽之氣。

「你也不怕他認出你來。」夏漪翻個白眼道。

東方朔沒好氣的說：「本王易容了，他認不出來的，放心。」

「好了，你也別生氣了，你說現在要怎麼處理？」夏漪拍拍他的胸口問道。

「我會給莫易另外半瓶解藥，讓莫易半個月內將他治好，這幫他備膳的事情妳就不要管了。」

夏漪也沉吟道：「我也想了個變通的方法，一天一餐讓小香給他送過去，要是問起就說小香做的，小香跟著我學了不少廚藝，一些菜色做起來不會相差太多，這樣應該不會引起懷疑和不必要的麻煩，加上食補後，那人的身子也能復原得快些，好早日離開東凌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東方朔冷下臉，卻不得不妥協。「就半個月，一天一餐，多一餐都不准。」

一想到他的小女人要給別的男人做飯，他心裡怎麼樣也不舒爽，但很多事情必須全盤考慮，顧及到對東凌國最有利的情況，他也只能暫時壓下不悅。

「好，你這醋桶。」沒想到他會這麼輕易就答應她的提議，倒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本以為還要費上好一番口舌呢。「為了平復你這不平的心靈，今晚我親自下廚幫你準備一桌好料理好嗎？」

東方朔拉過她的手心，放在唇邊細吻，「妳忙了一天不累嗎？幫為夫準備晚膳的事情就交給府裡的廚子，為夫可不是請他們來偷懶的，真要安慰撫平為夫的心情，今晚把自己洗好了躺在床上等為夫，為夫只想吃妳這一身的嫩肉。」

夏漪臉蛋倏地浮上兩朵紅暈，抽回手，嬌羞地斥責他兩句。「你這流氓，怎麼就不知道克制，每天吃肉對身體不好。」

「妳不是常說要生活均衡，為夫每天的運動量很足的，所以肉吃再多也不成問題。」他故意跟她裝傻，一語雙關的道。

「不要拿我的話來堵我。」

夏漪嬌嗔拍了他胸口一下，在轉頭瞬間瞄到了他案桌上放的一張寫著奇怪字體的信，不由得皺起眉頭，拿起那張信瞧著。

「爺，這是東凌的字體嗎？」這字……跟那塊布上的字好像是一樣的。

東方朔睜了眼她拿的那封信，點頭，指著上頭的文字道：「這是東凌的古文字，只有皇族的男子才能學，皇族之間的書信往來也大部分是用這古文字書寫。」

「那我能學嗎？」她頓時眼睛一亮，興奮地問道。

「都說了，這只有皇族男子能學。」



「爺，求求你教我。」夏漪拉著他的衣袖搖了搖，嗲聲撒嬌。「拜託！」

「妳為什麼突然想學這個？」瞧她這嗲聲撒嬌萌樣可愛得緊，讓他整個心都軟了。

「就是我偶然撿到了一塊布上頭也有這種字，我就好奇，想看看上面繡的字是什麼意思。」其實是她在地道發現了一塊奇異的布，上面就是繡著這文字。

「妳撿到的布上頭也有這種字？」這倒是讓東方朔感到詫異。

「嗯，一塊舊布，我就想看看這上面寫什麼，我在想是不是記載著什麼寶藏？」

「妳拿來，爺直接唸給妳聽得了。」

「不要。」她雙臂勾著他的頸子，跨坐在他身上與他面對面。「我想自己學，翻譯出來後再給你一個驚喜，這應該有對照字典之類的書吧！」

「何必這麼累，爺看了直接跟妳翻譯不是更快？」

「我就是想自己查，就像自己解開謎題、自己找到寶藏這樣，這樣我平日還能有些樂趣，你看不學無術的我是琴棋畫什麼都不會，就只會寫幾個大字，你還不讓我多學學。」

「妳這樣就很好，爺也不指望妳跟那些女人一樣學那些來逗男人開心，那些東西都沒有妳像現在這般坐在爺懷裡逗爺開心讓爺高興。」

「可是我想學啊，我這麼好學，你該開心的。」她晃著他的手臂不斷撒嬌。「而且以後……」

「以後怎麼？」

她勾緊他的頸子，調情的在他耳邊道：「學好了，以後給爺寫情書啊。」

聽到「情書」兩字，東方朔忍不住笑了，用力將她摟緊。「好，就衝著妳這句話，記住學會了，可得給爺寫封文情並茂的情書。」

「那可不許嫌我滿篇大白話。」

「妳肯給爺寫情書爺就偷笑了，怎麼還會嫌？」

「我學會了，馬上給你寫情書。」

東方朔用挺鼻蹭了蹭她粉腮，一把將她抱起，往後方的書架走去。「記住妳答應爺的，爺，等著。」